

底色

春天里

站着赚钱



过其飞夫妇和儿子在济南丁家庄的出租屋内。本报记者 赵丽 摄

拼了20年
梦还遥远吗

本报记者 赵丽 实习生 刘红

■每当此时，“没有什么目标，只想安分过日子”的过其飞都会想到回家，但“穷光蛋一个出来的，再这样回去吗？”他只能沉默、坚持。

■“人总是要老的，装修的活到50多岁就干不动了，那时就该叶落归根了。”有时骑着摩托车，听着风在耳边呼呼地吹过，过其飞脑子里就会涌上这样的念头。

12月21日上午8点，过其飞走出济南丁家庄的租房，坐上了上司王开亮的五菱面包车。他俩是老乡，住得也非常近，这次他们要去检查一处即将完工的装修现场。

到2010年12月，37岁的过其飞来济南已经1年零9个月了，距离他第一次背着简单的行囊外出打工，也已有20年。

20年里，他去过胜利油田，在北京呆过十四五年，进过工厂，打过零工，现在“熬”成了东易日盛济南装修公司项目部的一名工长。

“飞”向城市

哪儿有钱赚就去哪儿

再过个把月，就到春节了，现在过其飞手头上还有三个项目，足够他和手下10个工人忙活的。

“今年过年，回去恐怕早不了喽。”面包车里，过其飞和王开亮的安徽话说得散漫平淡。

谈到老家，两人似乎都有点惆怅。说话间，过其飞扬了扬手里的烟，烟雾从半开的车玻璃跳出，在冬日清冷的空气中飘散开去。

20年了，每年过完春节踏上北上的火车，老家水墨画似的景色在过其飞视线里越拉越远，也像这烟气一样，很快就不见了。

出生于安徽巢湖和县沈巷镇的过其飞，上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。哥哥小时夭折，父母给他取名时用了个“飞”字——老天送来这个男孩是种恩赐。

父母当时都没想到，作为独子的过其飞以后会远离家乡，“飞”向城市。17岁时，这个有些沉默寡言的男孩告别了父母，离开陪伴他学徒两年的缝纫机，坐车前往胜利油田。

那是1991年，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拍打到巢湖市，在年轻人眼里，城市就像钻石般魅力四射，又像磁石般吸引力无穷。带着好奇心

和出人头地的愿望，年轻人纷纷离开田间地头，奔向城市。

小学五年级肄业的过其飞秉承了父母“学手艺”的观念，虽然厌倦了学裁缝，但来胜利油田之后，他没有四处换行当碰运气，而是落脚在一家木器厂做油漆工学徒。

三年后，20岁的过其飞告别了东营市，再次北上，目的地是北京。“脑子里稀里糊涂，别人说哪里有赚钱就去哪里”。

迷茫城市

没目标，只想安分过日子

刚离家时还抱有“当大老板”梦想的过其飞，到北京后已经现实了很多。

过其飞的工作是给家具进行喷漆和打磨，那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，气味很重，必须戴着防护口罩，用砂纸一点一点地打磨，下雪天都累得出汗。好处是计件工资，多劳多得，一月能挣一千五到两千块钱。

工厂位于大兴区的旧宫镇，离北京市中心很远。偶尔放假，过其飞和工会去逛长安街，在灯火通明的街头，他心里很高兴，“大城市的繁华，毕竟是见识了。”

过其飞开始谈恋爱了，对象是小时候一起学裁缝的邻村姑娘王会艾。

1995年，王会艾也来到了北京，在房山区的一个服装厂做裁缝。两人现在还记的那班叫927路的公交车，坐上它经过3个多小时之后，两个人就可以见面。

两人结婚，生子，在这五六年里，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：厂里烘干器的地窖失火，浓烟很大，想去救火的他朝着有亮光的地方跑啊跑，一口烟呛进来，他喘不动气，只能停下来，前方，火舌在黑烟里若隐若现。

此后的生活就像这个场景，城

市的繁华在眼中放大、放大，但往前的每一步都迈得无比艰难。

过其飞进入了装修行业，在“游击队”里打零工。在一套房子里干活，顺便就在地上搭层木板，铺上被褥睡觉。活干完了，施工队的头跑了，钱就泡汤了；活干完了，领头的刁难，不给钱了……

每当此时，“没有什么目标，只想安分过日子”的过其飞都会想到回家，但“穷光蛋一个出来的，再这样回去吗？”他只能沉默、坚持。

坚守城市

遥不可及的新房梦

打游击的日子终于在2004年左右结束，过其飞进入了装修公司。人有归属了，收入也开始稳定起来，但一家三口仍散在三个地方。

妻子仍在房山区的服装厂；过其飞在朝阳区一个叫和平农场的地方租了间房子。说是房子，其实是用隔板隔成的小间，只能放下一个单人床和一个小柜子；女儿回到了老家，由父母带着。

2007年，经过考试，过其飞成了工长，收入比以前多了，也就在那年腊月，小儿子在老家出生了，走了十几年的打工路有了盼头，他给孩子起名“成功”。

2009年3月，装修公司的济南分公司需要人手，过其飞带着妻儿来到了济南，在丁家庄租了一间房子。

屋里有张床、沙发，有个老旧的衣橱，还有一个木头长椅，除此之外几无家具，做饭的煤气灶和锅放在走廊里。

女儿远在老家，去年暑假和今年暑假，还来到济南，但过其飞几乎没有陪女儿的时间，连孩子是读五年级还是六年级，他也有些糊涂了。

忙碌把精力耗得差不多了，人也就懒得往前想。“活着就干，死了

就算。”在间隙响起的电刨子声里，过其飞倚着墙壁，舒了口气，慢腾腾地说了这么一句。

这是济南南部的一个高档小区，房价据说已经到了每平方米一万六。干装修的这些年，他见过好多好房子，还有六七百平方米的大别墅，装修得美轮美奂。

至于他，虽然每年也能有约三万块钱的纯收入，但买房扎根这件事他很少想起。

怀揣着个梦想好像是件很奢侈的事，“离着梦想有十步的时候可以想，离着很远，就是想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过其飞说。

爱恨城市

干不动了就叶落归根

过其飞内心是矛盾的。只要可以生活，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老家，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。

但没有房子，怎么在城里扎根呢？即使自己可以在城里当一辈子过客，孩子呢？

他不是没动过回乡的念头：父亲比他大足足30岁。遇到父母生病，赶工期回不了家的时候，作为唯一的儿子，他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难受。

但是干装修，在南方没有北方这么大的市场。种地？老家的地已经没了，即使有地可种，过其飞自忖也侍弄不了庄稼了。

他只能呆在城里，为了孩子也得呆在城里。儿子过成功已经不喜欢米饭了，他爱吃馒头和面条，每年春节回老家都因水土不服变得瘦巴巴的。

但几年之后，等成功上小学的时候，因为户籍还是得离开济南，像他姐姐一样回老家读书。在当地上学可以免费，但是在济南，需要交不菲的择校费。而且在济南读了书，不是一样得回安徽参加高考吗？

“人总是要老的，装修的活到50多岁就干不动了，那时就该叶落归根了。”有时骑着摩托车，听着风在耳边呼呼地吹过，过其飞脑子里就会涌上这样的念头。

公司已经给他交了五险一金，妻子在没有工作，他在老家给她买了一份保险，每年交份保险费，年纪大了就可以往回拿钱，晚年好歹有个保障。

如果能在济南买上套房子，那就把它留给孩子，自己带上妻子回老家。“自己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下一代吗！那时这任务就完成了。”